

從柴霍夫作品

看短篇小說的單純性

丁樹南

愛倫坡說：「短篇小說是以單一的『預想的效果』為中心而構造起來的。」哈密爾頓說：「短篇小說旨在以具有最大強調力量的最經濟的手段去產生單一的敘事效果。」鄔季爾說：「短篇小說是一個產生單一效果的人生印象的故事。」

不管怎麼說，短篇小說總離不了「單一效果」。

單一效果意指效果的單純，說得更明白些，是予讀者在感性或理性上以單純的印象。其實，在任何藝術的表現上，單純性都是「有力」和「深刻」的決定因素，只是短篇小說對此一因素的要求尤其嚴格而已。

若干年前，我初讀柴霍夫的短篇小說「親愛的」一作，讀後對於小說中那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主人公奧蓮卡久久不能忘懷。當時自己覺得奇怪：那只是一篇從各方面看來都相當平淡的小說；平淡的情節，平淡的人物

，却爲什麼具有那樣深刻的感動力呢？

若干年後的今天，我重讀這一則小說，我的情緒仍然深受感染，但是我看出了，這一則短篇的成功乃奠基於人物性格的單純性。

短篇小說受篇幅限制，作者對主要人物性格的鑄造不可能多方面兼容並包，僅能挑擇其一、二主要特性（trait）作集中的表現。「親愛的」一作中的主要人物奧蓮卡，其主要特性便只有一個，那就是「賴愛而生活」，其餘如溫婉、親切、懦弱等特性僅居於從屬地位，成爲主要特性的陪襯。

這篇小說的情節內容是由四組小插話聯綴成的。第一組：奧蓮卡愛上露天劇場經理庫金，兩人結婚，後者外出招收新演員，不幸死於異鄉。第二組：奧蓮卡愛上木材商人普斯托瓦洛夫，再度結婚，由於後者的病故而再度成爲寡婦。第三組：奧蓮卡與已婚但婚姻並不美滿的獸醫施米寧戀愛，不久後者又隨着聯隊離開了。第四組：若干年後獸醫回來了，而且帶着太太（他跟她和好了）和一個十歲的小男孩沙夏。奧蓮卡把全部精神灌注在沙夏身上，全心全意地愛他。

這四組插話以第四組最具份量，同時也對人物性格作了正面的肯定。

柴霍夫集中筆力去刻劃奧蓮卡的那一個主要特性。奧蓮卡是一個徹底無「我」的人。當她愛一個人的時候，她以對方的思想爲自己的思想，以對方的好惡爲自己的好惡。她重複對方的話，當作是她自己的意見；在失落「自我」中，她生活裏充滿着陽光；她樂觀、進取、健康而又活潑。但一旦失却了愛，她同樣找不回「自我」，她沒有了希望、沒有了意見，毫無生趣，感到「空虛和人生的無謂」。總之，「她需要一種愛情，一種吞噬她的整個生命，她的心靈和她的理智的愛情——一種能給她思想，給她生活中的目標，能溫暖她的冰冷血液的愛情。」

我說第四組插話對人物性格作了正面的肯定，是因為這裏表現出奧蓮卡的愛並不是原始的性愛，而是無私欲的、真摯的、純樸的、獻身的愛。甚至於對一個無知的小男孩，一旦她愛上他，他也就成爲她靈魂的支柱。

她「好像從長眠中清醒過來一樣」，又開始有了自己的意見——

……當他在晚上坐在棹子旁邊，溫習功課的時候，她帶着深沉的親切與憐憫望着他，她對自己喃喃着：

「你這可愛的小東西！……我的寶貝！……這樣漂亮的小東西，這樣聰明。」

「『島嶼是一塊土地，四面環水，』」他高聲唸着。

「島嶼是一塊土地，」她重複着，這是缺乏思想，沉默了許多年後的第一次肯定地發表了意見。

甚至於連出自孩子之口的課文也當作了自己的意見，你看在柴霍夫筆下，奧蓮卡的「愛」是多麼天真而又可愛。「她會把她的整個生命獻給那個臉上有笑渦，頭上戴着便帽的孩子，她會帶着喜悅把眼淚把生命獻給他。爲什麼呢？誰知道爲什麼呢？」讀者知道，爲了那一份愛是發自她靈魂深處的光輝，爲了她天性上具有可讚美的璀璨的一面。

誠然，「親愛的」這一則短篇結構略顯鬆弛；由於缺乏明顯的衝突，情節發展的曲線坡度也就缺乏變化；但因爲作者置焦點於人物性格，所以整個情節僅僅成爲表現性格的媒介；換句話說，真正吸引讀者興趣的是人物性格，因此，我們目這一篇小說爲純粹「人物小說」(Character Story)應是沒有問題的。

柴霍夫另一篇令我難忘的小說是「壞孩子」。這一則小小說譯文不及兩千字，俐落地呈現了一個明朗而又單純的主題。

青年普拉金與少女安娜熱戀，兩人正在親嘴的時候，被安娜的弟弟珂理亞撞見了，恐嚇他們要向母親告發，藉此向他們勒索一先令。拉普金爲息事寧人，只好給了他。不料這壞孩子食髓知味，從此以後開始偵查他們的行動，一刻也不放鬆，一再加威脅和勒索，弄得這一對情侶狼狽不堪。終於有一天拉普金正式向安娜求婚

，得到了她父母的同意。於是兩個人同時找到了柯理亞，一人擒住他的一隻耳朵，在柯理亞的討饒聲中，兩人樂不可支。

在這一則喜劇型的小小說中，登場的人物就是這三個。當然，柯理亞是樞紐人物（Pivotal Character），雖然作者對他着墨不多，却輕巧地寫活了他的頑皮勁兒。

若依心境（Mood）的變化來看，情節可以分為三段：（1）戀愛的喜悅，（2）受威脅的苦惱，（3）解除威脅的喜悅。柴霍夫讓這三種心境互相映襯，而情節重點落於第三片段。換句話說，（3）屬主，（1）與（2）屬從；（1）對（3）是正襯，（2）對（3）是反襯，從而呈現了一個明朗而單純的主題：「解除精神的威脅是人生一大樂。」

本文涉及的柴霍夫作品，所根據的譯本是臺南開山書店出版的「柴霍夫選集」。集內所收的小說除上述兩篇外，尚有「賭」、「歌女」、「瞌睡」、「天才」、「昂貴的學課」、「無題故事」、「洛斯基爾德的提琴」、「卡斯坦爾」、「校長」、「接吻」、「活動產」等篇。

其中「瞌睡」一作可以充分說明短篇小說的一項最主要的單純性。那就是情緒效果的單純。

「瞌睡」的主角是一個出身貧苦的十三歲小保姆瓦爾卡，受傭於人。她整夜裏搖着嬰兒的搖籃，因為嬰兒老是啼哭，她欲睡而不能睡。好容易捱到天亮，但是一連串活兒等着她來幹：生爐子、準備茶炊、洗刷套鞋、洗臺階、剝馬鈴薯……白天過去了，然而近黃昏時，主人家裏却滿是客人，又是準備茶炊，又是買啤酒，洗青魚。終於客人散盡了，主人又把搖籃交給她，孩子哭鬧，她跟睡魔掙扎，欲睡不能。在萬分痛苦中她發現了自己的仇敵是那嬰孩。於是乎，「在悶死了孩子之後，她便躺在地板上了，心上泛起了得以睡覺的念頭，她便愉快地大笑着，不一會兒，她就像孩子一樣熟睡了。」

這篇小說的支配性情緒效果只有一個——憐恤。柴霍夫先通過半睡眠狀態中的幻覺去表現瓦爾卡的悲慘身世，為「憐恤」此一效果奠定基礎，繼而展示她當前的不幸處境：主人如何虐待她，逼她馬不停蹄地奔忙，她如何一邊幹活兒，一邊和瞌睡蟲搏鬥。作者盡全力來製造這一個單純的情緒效果。幾乎每一項細節、每一個動

作，都在於渲染、強調此一效果；直到最後她爲了求解脫竟糊里糊塗地殺害了那嬰孩。當然，不管站在法律或道德的立場，在任何處境下，殺害無辜都是不可寬宥的，然而，讀者在強烈的「憐恤」情緒之中，却很自然地原諒了她的無知。這一則小說單一效果的成功就在此。

「賭」是柴霍夫作品中最受推崇也最富戲劇性的短篇傑作之一。這篇小說的譯文，這些年來我見過的不下四種（不久之前「華副」上就刊過一篇），其情節內容，相信是大家所熟悉的，毋庸贅述。

「賭」的故事比起前述各篇來，顯然較不尋常，而作者嚴密的佈局，使懸疑的氣氛簡直貫透全篇。這篇小說先是通過主要人物銀行家的回憶去追溯十五年來的前因後果，把十五年的歲月壓縮於當前的片刻；由敘事時距、場景以及觀點的單純，造成了全篇結構的緊湊。在一連串回溯之中，間以心理刻劃，由此去點染銀行家的性格，同時並佈設懸疑，建立謀殺的動機。繼而真正的動作開始——從事謀殺，而陷讀者於緊張狀態。此中每一細節顯然都經過匠心的營運，真是達到了「一棒一條痕，一擱一掌血」的境界。但在銀行家潛入囚室，偷偷讀畢囚徒的那一紙充滿雋永的哲學沉思的書簡之後，緊張却突告解除，謀殺的動機整個崩潰了。這一個「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大轉變是情節的重點所在，也是陣陣危機之後的高潮。高潮過後隨之是「劇降」，小說馬上「落幕」了。其乾淨俐落處，真可以列爲短篇小說處理手法單純而又有力的至高楷模。

順便一提的，是柴霍夫筆下的人物，性格造型個個單純，也簡直是個個凸出。「昂貴的學課」中的那個可笑的瓦洛托夫、「歌女」中那個善良的巴霞、「藝術家」中那個夢想的葉戈爾……無不予以深刻的印象。你很難在他不同的小說中發現兩個性格造型完全相同的人物。他不像有些小說家，他們筆底的個個人物都像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只是冠以不同的名字，穿着不同的服飾，如此等等而已。

「柴霍夫選集」的譯者在篇前的介紹中說：「他以短篇小說的形式來刻劃俄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會生活。」我認爲不如說，他是以短篇小說的形式來深入地刻劃人性，只是以俄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會生活爲背景罷了。